

严耕望 著

治史三书



出版社

治史三书

严耕望 著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史三书/严耕望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59-X

I. 治… II. 严… III. 史学-研究-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787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杨 力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马 慧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 数	222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1.7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弁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本书说明

《治史经验谈》初版于1981年，《治史答问》初版于1985年，《钱穆四先生与我》初版于1992年，原皆收录于台湾商务印务馆的《岫庐文库》，今合并重印。因出版需要，对个别文字作了删节。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这是因为：第一，作者是一位不骛声华、埋头治学、功夫扎实、成就卓著的真学者，所谈的在在都是切身的甘苦，没有装腔作势故作大言的矫情；第二，作者既在史识上深受钱穆的点拨，又在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所谓“史料学派”的大本营就职多年，所以对通识与考据的关系有比较通达的认识，没有自骄其所能而轻议其所不能的轻薄；第三，前两书谈问题，后一书谈经历，有横有纵，既使我们亲切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经验，也披露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史料。

本书作者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初任职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继而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六十年代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七十年代初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等。所著各书，无不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成为同行必备的要籍。至于其治学精神与史学取向，所附余英时先生的悼文已经作了精辟的论述，请读者参看。

傅杰

一九九八年二月

【目录】

本书说明

治史经验谈

序言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 7

-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 7
-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 13
-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 16
-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 19
- (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 23
- (六)其他几点意见 / 25

二 几条具体规律 / 27

- (一)尽量少说否定话 / 27
- (二)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 30
- (三)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 35
- (四)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 37
- (五)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 42

(六)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 43

(七)不要轻易改字 / 46

三 论题选择 / 48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 48

(二)问题的实用性 / 50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 53

(四)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 56

(五)检查论著目录 / 59

四 论著标准 / 61

五 论文体式 / 66

(一)常行体 / 66

(二)纲目体 / 67

(三)纲目变体 / 71

(四)复合体 / 73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 75

(一)引用材料方式 / 75

(二)注释方式 / 78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 83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 87

(一)立志与计划 / 90

(二)工作要诀 / 92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 102

(一)强身身体、健康心理 / 103

(二)一心力、惜时光 / 105

(三)淡名利、避权位 / 106

(四)坚定力、戒浮躁 / 109

(五)开阔胸襟 / 110

(六)慎戒执著 / 111

治史答问

序言一

序言二

一 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17

二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 119

三 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24

四 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26

五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 130

六 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 131

七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 133

八 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 136

九 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 142

十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 / 145

十一 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入手 / 146

十二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
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 149

- 十三 “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 152
- 十四 目录学与校勘学 / 164
- 十五 年龄与撰述 / 168
- 十六 前进与落伍 / 170
- 十七 史学二陈 / 173
- 十八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 180
- 十九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 186
- 二十 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 190
- 二十一 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 194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黄宽重) / 200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 207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上篇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 221

下篇 从师问学六十年 /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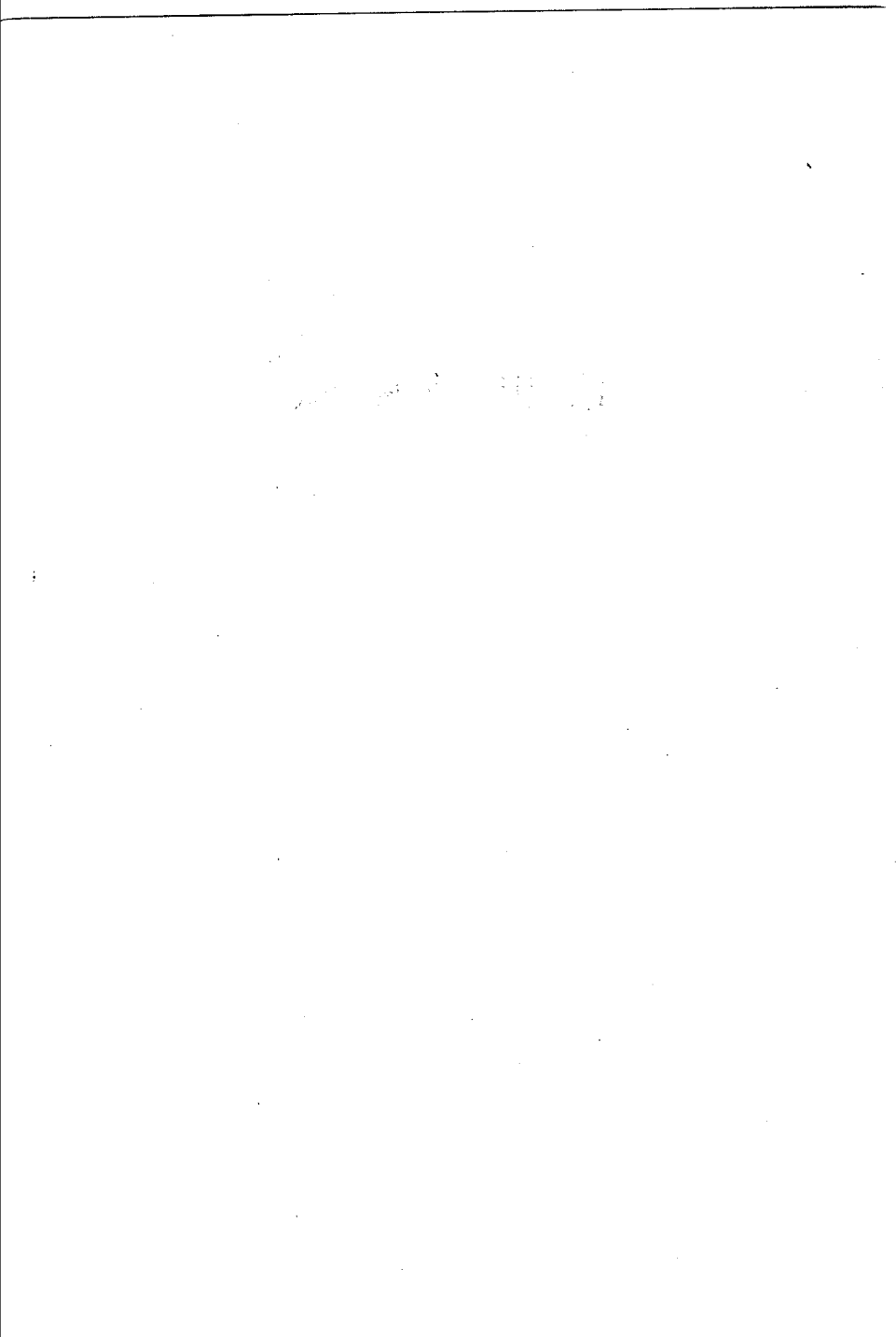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 285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 292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 297

治史经验谈



序 言

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论之类的编译本,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冬,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我作一次讲演,内容希能与史学方法有关。我既不太讲究方法论,对于此项邀约自然不很感兴趣;但辞不获已,只得就自己治史经验作简略报告。为欲使诸生能实有受益,所以先写纲要,油印为讲义。纲要分上下两节,上节谈几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下节谈几条具体规律。后来又就此类问题在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班上谈过一两次。一九七六年七月应《中国学人》编者之约,就讲义上节,草成《治史经验谈》上篇,在该刊第六期发表。明年续成下篇,以该刊久未出版,而半篇论文未便改投他处,所以迄未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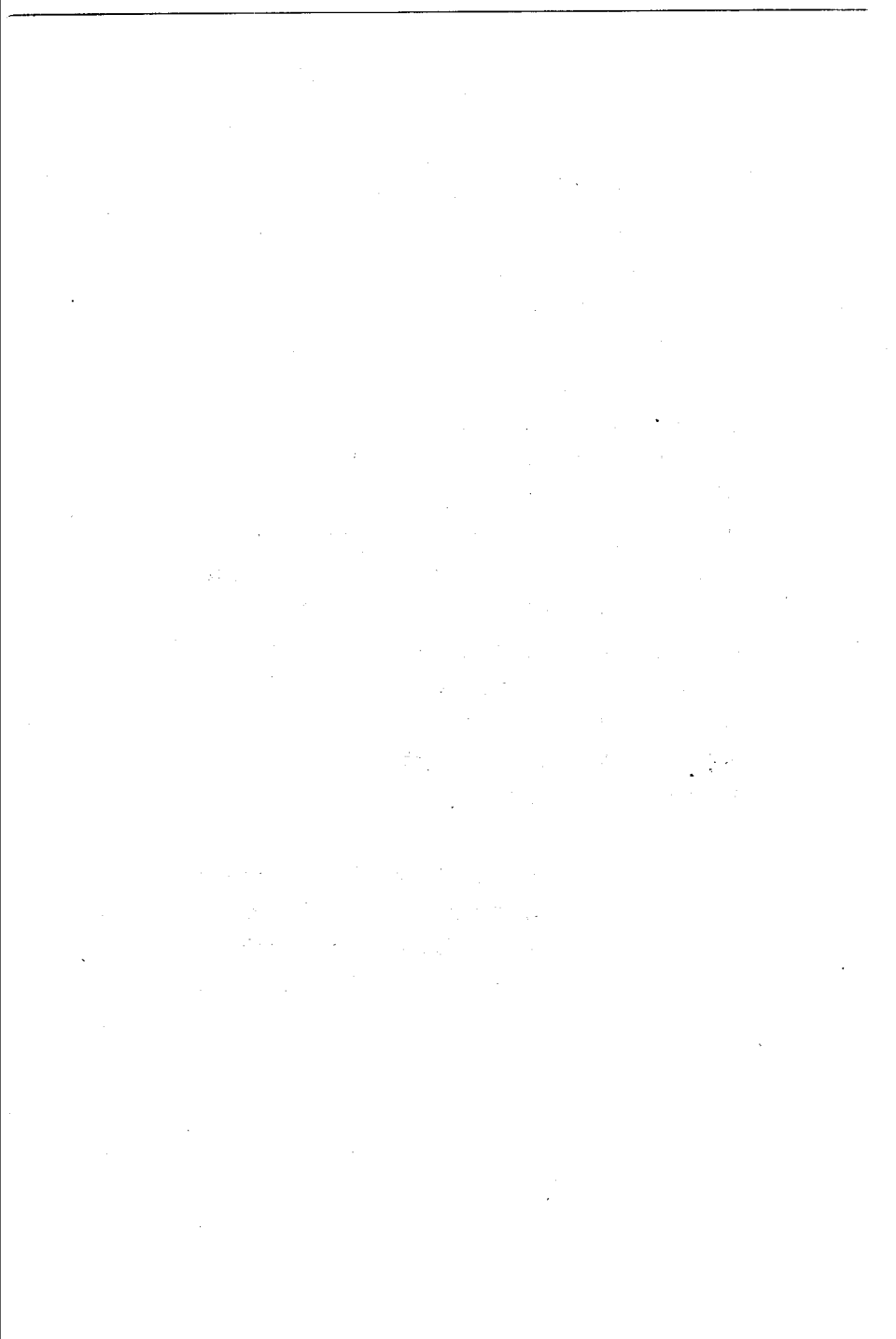
自上篇发表以来，颇受一些青年读者的重视，促能多写一些此类文字；乃想就平日与诸生闲谈中涉及有关治史经验诸问题而为前两篇所未论及者，续为写出，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或有一点用处。今年七月初，自美国游罢归来，趁未开始研究工作之前，一口气写成《论题选择》以下七篇，并就旧稿续作改订，分别为篇，与新作合编为一小册，仍题曰《治史经验谈》。回忆杨联陞兄一次来港，闲谈中谓我对于后辈青年当有较大责任。此语对于这本小册的写作，可能也有催生作用。朋友相勉，特以识之。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思想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已。综合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窠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至于探索问题的技术，则本编甚少涉及。因为技术细节，很难具体言之。大约论题若能以述证方式，排比材料，即可达成结论者，较易为功；若是无直接有力证据，必须深一层辨论证实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此谓攻，谓建立一项论点，非必攻击别人论点），有缝必弥（此谓守），务期自己论点能站得稳，无懈可击。这就要随宜运用匠心，解决问题；但很难归纳出几条方式，具体扼要言之，所以也很难以笔墨相传授，目今讲坛一般教学方式也很难传授。只有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但此种学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过去，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

庶能体会；若都只匆匆翻阅，一目十行，只能认识作者论点，至于研究技巧，曲折入微处，恐将毫无所获！我在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古史研究”课堂上，常提出研作较精之论著，就其探讨入微处，为诸生讲解，立意即在帮助青年揣摩他人精品的研作技巧，以为他们工作之一助；但亦惟程度较高，好学深思者，能欣赏，有受益；一般青年似仍少领会！好在一般论题只用述证方式已可解决，必须深入曲折辩论者究占少数；而且现今写论文，能深入曲折辩论者已较少，能欣赏的人也不多，盖学风日下，率就浅易，此如歌唱，时代曲流行，京剧演员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也不想花太多功夫在此等处多费笔墨！

近五六十年來，中国史学界，人才輩出，朗若月星；燭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学巨子多半天分极高，或且家学渊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后来学子可能自叹不如，不免自弃。我的成就虽极有限，但天赋亦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诵。老妻曰，无聪明，有智慧；这话适可解嘲！相信当今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薪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毅然违背我一向做人原则，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献给青年史学工作者；是否有当，实际有用，在所不计！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序于香港沙田吐
露港西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十月二十日增订再稿于九龙塘狮子山下霞
明阁寓所；八〇年四月十五日三稿毕功。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